

《愧疚的沉默》(Our Guilty Silence)由司徒德(John Stott, 1921-2011)牧師著。王永信牧師在華福事奉的時候，於《今日華人教會》分享過此書。司徒德牧師在他的《兩個世界之間》有一句話：「耳聾的教會是死的教會」(A deaf church is a dead church)。那是講到教會失去對聖經信息的聆聽力。一針見血。同樣，我們也可以說，一個沉默的教會是患病的教會(A silent church is a sick church)。這是指我們缺乏宣揚福音的能力而言。原來《愧疚的沉默》臺灣校園書房以《再思福音使命》為名翻譯出版了。

如同上次，我從大家的信主見證中選了兩篇，得到同意並稍加刪減，一齊聆聽神的奇妙作為，為傳福音打氣加油：

劉長珠姊妹 (1995年4月16日，受洗見證)

約在二十年前曾跟淑明返本會的團契，但感不習慣教會的形式，最重要的是，我當時信「科學家的一套」，自以為有科學化的分析頭腦，硬崩崩的！

其間，自高自大地背著重擔生活，另外卻欣賞到身邊基督徒的喜樂、團契；令滿背重擔已透不過氣的我十分渴望有那一份平安及喜樂。及後，約在九零年，在播道醫院生BB時，在聚會中聽到講員說：「若是信的請舉手，只是給神看。」我便作出對神的回應，但原來他們不是全部低頭祈禱，而是看到我舉手的！唏，我未肯在人前承認「我願意」的。

及至，我有病（腎病）才體會人不能只靠自己的努力而活著，原來病、死亡不是老人家的專利，我頓時感到恐慌，活在惶恐的日子，真不好受！

淑明知道我已出亂子，便十分關心地聽我傾訴，更切實地帶我到救主前接受救恩！使內心有前未有過的平安！輕省！

朱曼瑛姊妹 (1995年4月16日，受洗見證)

我初次踏入中華聖潔會，是在一九八四年，那年是我讀初小一升小二的暑假。中華聖潔會設了一個嘉年華會，有很多攤位遊戲。那時，我的大表姐——李桂群就帶我到這嘉年華會玩那些攤位遊戲。之後，每個星期六便跟我表姐返團契，直到今天。

當然，我也有軟弱的時候，那就在我會考放榜的後幾天。起初，我還有信心的，後來因為身邊的一切朋友都安定下來，有所出路，而我還在「飄泊」。於是我的信心一天比一天下沉，但神不離棄我，因為在我身邊的導師、團友、朋友一直都支持我，幫助我，我非常感激他們對我的關懷，也感謝神為我預備的一切，包括教會的弟兄姊妹，及我的朋友們。

講到我信神後的轉變，我清楚看到的是一——小時候，我也有拜偶像，因有許多有趣的神話都令我回味、相信；就如觀音。但我相信我的神後，我便離棄、抗拒這些偶像，因為知道除祂以外，不可有別的神。

既然我清楚知道神是唯一的，而洗禮是耶穌的吩咐，我便決定洗禮了。感謝神！